

吳郡志卷四

吳郡 范成大撰

學校

府學在南園之隅景祐元年范仲淹守鄉郡二年
奏請立學得南園之隅隅以定其址元祐四年
純禮持節過家又請于朝復得南園隙地以廣
其垣卒父志也紹興十一年梁汝嘉建大成殿
十五年王暎繪兩廡像創謹堂闕齋舍規模宏
敞視昔有加乾道九年丘宗道直廬淳熙二

汲古閣 毛氏 正本

年韓彥古初采芹印高二亭十六年趙彥操

建 御書閣五賢堂在講堂左五賢謂陸贄

范仲淹范純仁胡從五朱長文也朱長文記兩

興矣五教既敷學校立矣禮義不可一日忘

故學校不可一日廢也昔唐虞三代之盛未

嘗不以建學嚴師為先務內則王世子群后

御大夫元士之適子其入以齒外則塾黨鄉

遂之間其教以時下至於四方萬國之遠皆

命之為庠序其法詳矣故始於直寬剛簡而

防其失所以歌詩以音律而致其和者此堯舜

之典樂所以教也

存友睦所以教也

藝此周之大司徒鄉大夫所以教也

以教於下下之所應于上若置郵而傳命

也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書美萬邦黎獻可

以共為帝者之臣詩稱成人有德小子猶有
所造其材之可用如益當是時風化行習
俗美人有士君子之器雖畎畝之所陶染咸
之幽亦為仁義之所漸敦葦而不忍踐豈有
暴亂萌於心姦宄害於事者哉此建學之效
也王道衰禮義廢獨一魯侯能修泮宮因馘
之獻猶不離此邦人頌焉戰國之際孟軻猶
歷說時君大亂汙於秦棄儒任法民不知學而
疾視其君蠱起而墟秦矣漢方休其息元末
違先王之教世宗奕奕首善于京其臣有若
董仲舒者為大夫文翁者為守吏皆尚儒術
迺詔置博士為弟子之員而立學校官於郡國
使其課士必以經藝蓋士不素養則德難遽
京內盛三雍之儀不師於外而鄭興賈逵馬
融鄭康成之徒繼為人及師以經相授囊括古

吳郡卷四

二

典於下抗節需足以時政雖亂於上而義士交
起於下魏分晉弱事不救陵夷漢賴以不亡者
而尚賦以取人其世薄經術以文辭相夸夫
所多由辭也觀其文則志可度哉故元臣碩
老與常幸國庫親臨講席是時勳臣宿將竝
列藩鎮庠序雖未興而鴻儒碩生聞風以起
有若戚聖素在睢水陪京方之終南皆聚徒
講授自景歸中其後正公學於吳又初機於
興滕子京建於湖慶曆之盛文正公參預宗
政而石守道孫明復居太學是時正公復宗
開天章閣召輔臣八人問以治要文正宗
以學枝為對於是詔天下皆立學而後授
今上嗣三舍法置方郡教官皆試可而後授
聖朝承平之久而長育之勤雖瀕海裔夷之

邦執耒垂髻之子孰不抱籍綴辭以干榮祿
衰然而赴超命者不知其幾萬數蓋自昔未有
賦觀其文以論策觀其法以經術觀其學以詞
德行道藝之士參出乎其智所取兼於漢唐而
三代之法使人參出乎其智所取兼於漢唐而
之所澗色也始蘇郡之東南有夫子廟
欲處之隘陋方丈正公勝莫如南園南園者
偶以建學也高相木清流文蔭環釀乃割其
有齋室是時學者才逾二堂在右前有泮池
文正曰吾恐異日以為小也於是召安定先
生首當師席英才雜選自遠而至五後登科
學者逾百數於當時而居不闕也長文適忝
命掌學周視所處乃與僚議請南園隙地
病之來者無所處乃與僚議請南園隙地

吳郡志四

三

以廣齋廬屢諗於郡守部侍郎公純史病財用之不
給會文正之子兵部侍郎公純史病財用之不
業見器朝庭出自奉常制置江淮六路漕事
時使學者節過鄉上冢廼以學舍之微慨陳迹
既即言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感慨陳迹
即齋室不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感慨陳迹
而齋室不蘇潤之學皆先臣所建後之感慨陳迹
今太守諫議王公在潤習先以潤學為請有詔
各守以度牒十紙充其費時元祐四年五月也
前守戶部劉公程選官治役用賦工會注
公自潤易蘇下車三日臨視興之作命不裁築
填汙立基如講之素益以關賦之材助以亡
命之卒歛舊初新累工逾萬畝而告成
也齋室凡二於民公堂一者十為屋楹百有
五十楹而初建者三之始立文正公安定先
生祠宇遷校試廳於公堂之陰榜曰傳道處
廚深室莫不嚴潔窈窕然而深曠然而明其處

也寬其容也象南楹引爰日北牖延清風咸
適其宜矣凡學田之佃於市而巳壞者為之
括而實之屋之就於不匱皆太守所命也新
復之養士之資由此不匱皆太守所命也新
儒者早暮孜孜從事於典籍苟居處之不
餽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
餽糧之不豐而責其勤難矣故嚴其宮足
天所延陵脫屣千乘言偃以學稱嚴助以
著朱張顧陸世多顯者此誠禮義之區儒
之藝也今夫與學以教者豈徒貴其中程
躡科等哉必也為文足貫道為經足
理立於朝庭則謀王體贊國論仕於郡縣
而幼夫事功其婦餘室有忠信俗有廉潔
後知新學之夫而婦餘室有忠信俗有廉潔
部公善述其先志可謂之仁惟存與仁於
教道立朝忠精不同其治吳春月吏民咸
以道立朝忠精不同其治吳春月吏民咸

吳郡志四

四

德而安其政畫坐郡閣事至即決已而與
容雍容笑語沛然有餘裕方學之成吳人
不欣悅鼓舞望車馬之來而樂芹藻之采
見命作記確辭莫獲輒象之聲詩刻之隆
以告于後世云詩曰惟帝之聲詩刻之隆
碩老茲惟教之積降漢遠唐以錫民保極
尚文經緯九域肇開雍庠周設泮序興賢
能歲幾千數維吳有學文正是興師朋友
俊傑紹登歷載五紀承然髦士將圮其隘
周泉止翼翼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我
易泉止翼翼命以新以廣匪憚厥勤資我
養高堂邃無尸厥職宜爾誠心傳道解惑
孰居是堂勿嬉勿息道淵源辭章潤色拱
處是齋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
之木長而參雲涓勺之水滌而流坤匪學
設惟材之成是明是翼永贊丕平鄭仲熊
修大成殿記略云郡邑置夫子廟於學以歲

時釋尊蓋自唐正觀以來未之或改我宋
有天下因其制而損益之姑蘇當浙右要區
規撫尤大更建炎戎馬蕩然無遺雖修學宮
於荆榛瓦礫之餘獨殿宇未遑議也每春秋
展禮於齋廬已則置不問殆為闕典今實文
閣直學士括蒼梁公來牧之明年實紹興十
有一禩也二月上丁修祀既畢乃惕然自咎
揖諸生告之曰天子不以汝嘉為不肖俾再
守茲土顧治民事神皆守之職惟是夫子之
祀教化所基尤宜嚴且謹而拜跪薦祭之地
庫陋乃爾其何以揭虔妥靈汝嘉也不敢避
其責曩嘗去此彌年若有所負尚安得以罷
輒自恕復累後人乎他日或克就緒願與諸
君落之於謀之僚吏搜故府得遺材逾千
枚取贏貲以給其費鳩工庀役各舉其任
月荒功民不與知像設禮器百用具修至於
堂室廊序門牖
垣牆皆一新之牖

吳郡卷四

六經閣舊有之吳學始於范文正公後更八政
始成而此閣成於富嚴即中先是張伯玉嘗
以郡從事主學後帥浙東閣始成世傳邦人
謁記於伯玉伯玉令參佐擬撰皆不如意一

日對衆援筆書首句云六經閣子史在焉不
書尊經也坐皆歎服張伯玉六經閣記云六
不書尊經也吳郡州學始由高平范公經
鞞之至今尚書富即中十年更八政學始大
成而六經閣又建先時書籍草創未暇
理緝廚之後無澤地汙晦日滋散脫觀者
然非古藏象衛拜六經之意至是富公始
與吳邑長洲二大夫以學本之餘錢就之市

材直公堂之南臨泮池
乙酉至秋八月甲申凡
二百作楹十有六棟三
有九故爽而六廂於道
嚮史西嚮子集東嚮標
黃澤然區處如蛟龍之
不可得而亂矣則天地
生人之紀律舉在是矣
知函夏之至廣生齒之
授故教之有方導之有
儒之說始於邦達於鄉
後以文物聳之聲明先
其教不肅而靈腑故其
優而柔之俾自成不煩
法者無它焉教之化之
閣者知六經之在則知
吳郡卷四
六

人之道則知有朝廷之
嚮方之心日懋一日禮
之聲格于內其為惡也
所歸雖不欲徒善遠罪
公之詩曰豈弟君子來
云布在方冊人存則政
覺斯民暢皇極序彝倫
盡心焉諸儒謂伯玉嘗
宜刊樂石庶幾永無忽
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
守祕閣修撰趙彥操即

六經閣舊址為之以奉

高宗皇帝所賜御書石刻六經先是累政欲
作弗果彥操始克立遂為郡庠壯觀焉
洪邁記若

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以聰明聖武
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
戈息馬於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玩唯翰
桐域天縱神與特致志願心不舍食息淵
沈著顧韋誕鍾繇所擅正書中取威定霸
處視古無上帝中第一殆隘庶不薛輩直
諸庚固已望洋斂避矧唐歐虞諸薛輩直
臺輿命也詩書易春秋存一論語孟軻氏
幾翔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肆筆而成翦
鳳翔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肆筆而成翦
錫方夏終一經輒詔玉冊官摹刻偏以石
之乎親一遇大聖而為知其解者是為旦
况報也安奉當在類宮蘇為吳盛府故有
何閣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
經改建燬於兵紹興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
始度置石經於大成殿仍儉就寡瓜華薊火
而度置石經於大成殿仍儉就寡瓜華薊火

吳郡卷四

之紀弗答弗涓揆於祇瞻殊甚不稱寥寥
四紀郡博士領諸生數有請二千石亦數
意然畫不堅熙十四年凡輒閣修撰趙彥
莫之能為淳熙十四年凡輒閣修撰趙彥
平易中去天和敏絮蓋業用善教得民蘇
事且去天和敏絮蓋業用善教得民蘇
厥身居東道主第知承迎過客趣了亭傳
先務樸遊馬道上戴星而民廩不暇尚安
以教化勸功為哉彥操纒旬月久非能滋
使多浚財使豐辟土使廣而千里一旦縱
從郭如仙晨道院於是以閣之任自予
舊址度為三楹兩翼二其檐為高六尺十
以募來發公帑贏儲千萬給費相以願市
十之一毫釐之須於我乎取慮卜於素五
乃不知去年秋七月壬戌命日今年春二
丁卯成一年區之宮若飛徙當天外行人
立如植彥操寫其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

未臣恭惟西箱清穆啟閑之處至尊壽皇
聖帝奉先追孝方勒密煥章建官列職燕迪
宸奎之昭回上模紫清一時臣子宜有以効
尺寸彥操羽儀宗支嘗典正京邑參侍從茲
息區輔藩首能縱耐尊君親上然後興學之
誼鳩此巨役章天顯休僉謂當刊表樂石以
詩不朽其詞曰故吳所都上直斗牛今為歲
輔氣壓百州沈沈學宮鼎以傑閣爛其天光
照我海岳倬哉高皇肆筆成書石經百卷
方國是儲岩堯于雲翬若有造誰其尸之臣
曰彥操洞庭之山具區五湖龍螭萬數右翼
左趨惟爾有神寔主張是時節來朝敬于萬
禩

補吳學久不修寶慶三年秋七月大風雨
殿閣堂館直舍門廡齋亭皆摧圮欲壓紹

吳郡卷四

八

定二年以復田得租遂新之始於憲守林
介成於郡侯李壽朋吳潛作修學記陳耆

卿作復田記併附於後修學記替同里汪君泰亨教授吳學

學有田為豪右隱占久君條具始未聞于

守相聞于部刺史轉聞于相國迄歸田

且得所負積賦為錢三百五十萬有奇君

日有田矣顧不患無以養也遂捐錢有無

以安也顧瞻學宮日頽月地遂捐錢有無

改作憲守林公介佐以他錢五十萬後來
者刑獄使者王公與權常平使者王公棧
郡太守李公壽朋皆相職繼金粟財益行
用不匱仆興僵立朽革腐新悉就條理舊
為屋七百五十程一一新美矣若耆宿
若宗胄若業武遊學亦各有次獨童而習
者教統未備迺別啟一齋曰小學哉工

於結定戊子冬十一月甲寅巳丑秋七月既
功於是有成必有益矣然地日宇宙江山不
數者焉而所以扶持於不壞不滅者人也
能逃者固已如此矣况乎故新而久必
彼大而久不壞而矣必泯學基堂於文
敝而父不壞而矣必泯學基堂於文
正范公父子中更南渡歷結興閱乾道至
淳熙涉賢守數人經時數十載始大備而
其積累艱難亦可謂息矣能及其未
壞而未有泯疾起而扶持舉斯加彼察乎
天地日月宇宙江山所以不壞不滅者斯
豈不足盡人道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
而夕息景行先誥而宏教法哉諸生朝游
為師其文章論說一如正文正容貌而企慕
經也必如文章論說一如正文正容貌而企慕
仕論辯如文章論說一如正文正容貌而企慕
復通顯也必如文章論說一如正文正容貌而企慕
而論顯也必如文章論說一如正文正容貌而企慕

吳郡卷四

天下聞風夷狄委命而後可誠如是矣則
不負今相國今部刺史守相今郡文學
歲九月望日宛陵吳潛記復田記按吳郡
園刻建學昉文正范公至學宮在州亦
生先生學法傳天下未墜學宮在州亦
未廢也而田有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為
又擇沃壤為田更不守者蓋公斥勝地為
石與版獨爛如也深漫弗省治民之手
吏羽翼之株遠穴深漫弗省治民之手
縣為田千六百九十畝而租之入者僅
晦焉蓋十有九年更幾部使者郡守不
直幾校官不直而得直者汪君泰亨能
直之者林公介章公良朋司馬公述也
林公之攝守也汪君力以告公力主之
而章公為守又力主之既主之直矣有
者司馬公為使繼直其事遇林公再攝
復深直其事遂得真蓋歸其冒沒六百

十晦又歸其間羨四百餘晦士類起舞矣
迺時無祠三公于學而無家無田故學之宮不
盛興也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
待興也田不待給而所謂良民者即其所謂
秀將士也其後士與民二矣納之田以助學
蓋將使之士之秀者專之而迺使民之無良
者奪之其於義何居而不知此邦之田則
文正所給之田也給以助學則安定所主
之學也自景祐以來言哲輔者孰如文正
言明師者孰如嘉定二賢光氣覆軍八表
豈以州親沐嘉澤親染餘誨而可廢隊
還書時也所以還者人之賜之深由其主
有賜於學也所知汪君之請之力其賜緊不
淺也雖併祠可知汪君三公治文正之地而
汪君司安定之席者也或主養或主教一
也凡爾多士因其養而溯其所以養如見

吳郡卷四

十

文正馬因其教而溯其所以教如見安定
焉以是學古窮經砥礪其所以教如見安定
達則治天下國家將使事業顯融名聲輝
焯後之人見其盛而推其所自曰吳學之
士也夫負教與養者也其豈非安定之意
君之意夫其豈非又正安定之意夫與汪
二年八月朔日
天台陳耆卿記

貢院在西河西明澤橋北舊西比較酒務基乾
道四年郡守姚憲建范成大書額

縣學記

吳郡自古為衣冠之藪中興以來應舉之士
倍承平時後五縣皆興學然其盛衰則繫

令之賢否紹興間程沂為崑山令重修學
張九成作記或謂九成託此以諷遂不入

石集中亦不載此訪得之附於後

梁肅崑山縣學

記學之制與政損益故學舉則道舉政汙則
道汙崑吳東鄙之縣先是縣有文宣王廟
堂之後有學室中其兵饑荐臻堂宇大壞
郡縣之多故未遑繕完其後長民者
之以民尚未泰故講習之事設而不備大曆
九年廟退而歎曰夫化民成俗以學為本
於廟何政之歎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
不崇何政之歎乃諭三老主吏整序民飾
事大啓室于廟垣之右擊五經于其間以
人沈嗣宗躬履經學俾為博士於是遐邇
暇或童或冠不召而學如歸市焉公聽治
之優

吳郡卷四

十一

而柔之使自求之揭黨洽於四境父趨其
見德而興行不於鄉黨洽於四境父趨其
兄勉其弟有嚮其未不服其本易其俗不
公主於設教嚮其未不服其本易其俗不
其宜也傳曰本立而道生皆崔瑗有南陽
學志王祭有荆州文道志皆崔瑗有南陽
朽遂繼其所流為縣學記俾來者知我邑
文教之所與是歲龍集乙卯公為縣之明
年也大曆九年八月日梁肅撰之生必受天
縣新修文宣王廟記夫聖人之生必受天命
有位者天之使之化民為教為萬世先師
謂乎無位者天之使之化民為教為萬世先
子之謂乎是王之窮於立教為萬世先師
也向使居帝王之窮於立教為萬世先師
科猶无凱之舉也兩觀之誅四凶之罪也
然道至而我無為化行而人不知時之罪
必曰何力之有後之簡美者不必過睿哲
雖流為典謨形乎簡冊亦不過睿哲文而

恭允塞而巳豈復有祖述憲章之夫子道流於復
代乎故曰生氏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蘇稱
之士安得輕議其德業歟吳之諸郡姑蘇利
其尊郡之屬邑崑山出其右雜以漁鹽之利
溉乎朝夕之池昔在黃唐是為名邑降及錢
氏茲惟上腴距海之田民斯阜矣然而庠序
或缺儒素弗興實倉廩而禮節未既富庶
而教化為至為邑之長得無咎乎縣大富庶
公世為儒流其能號甲族自起家之調歷宰
之資所在播皇名倭類驚其久次大歷宰之
望固未易知其能嗣位之明思泰遠人精擇
師且獻圖籍尊王室也主上思遠人精擇
循吏且墨籍尊王室也主上思遠人精擇
民受賜降墨籍尊王室也主上思遠人精擇
將選於天官會茲邑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千
命公承乏且會茲邑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千
為真命公承乏且會茲邑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千
為真命公承乏且會茲邑績聞諸冕旒未幾有千

吳郡卷四

十一

尊鳥可移風而易俗哉先是文宣王廟但有
基址盡為蕪廢而隨郡吏弗違乃庀工徒
乃度材用之一殿堂既嚴門闕斯備麗以丹
飾以土而揭制度合乎禮闕斯備麗以丹
像素冠王被華衮垂珠璣者之服制彰矣
也既如彼像之設也又如此粵上丁之具
釋尊之禮所尸也列豆籩陳簋簋潔牲宰
洗贊幣有數尸遠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
終而神悅禮無遠者道不虛行觀之如堵
化之猶影響忠信如事修矣禮樂之道興
而及魯議者曰吳地如事修矣禮樂之道興
染霸俗未行儒風非明君以文德敷萬邦
賢宰以儒術化禹偁幸忝德鄰孰聞異政爰
小國之風者哉禹偁幸忝德鄰孰聞異政爰

旌茂績俾述斯文難言雖在於聖門不朽願
刊於貞石時大宋雍熙四年三月十九日將
仕即守大理評事知長洲縣事王禹偁撰張
九成崑山縣重修學記通直郎知平江府崑
山縣事程公沂興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
生之姪孫也興二文八年七月十二日作
書興學日所聞為政莫先於教化莫先
於興學重道之意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
以尊儒重道之意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
蔽於前氣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壇西齋
門墻廣袤十餘丈又齋宇氣象宏偉殿
無鼎鼎崇一新遇月旦則坐堂上以聽
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致道并書學
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昔學于
寵賁之鳴呼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
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吾老矣久抱
於我將有以大之儒余曰吾老矣久抱

吳郡卷四

舊學荒落顧何師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
壽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孔子為師以孔子為師
竊嘗以謂學者當學孔子之學非為師以孔子為師
當學孔子之學當學孔子之學當學孔子之學
章績句高自標致視四海為無人攘臂而言
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
記三篋於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與
學孔子之學乃不如此是當熟誦孔子若聖與
仁則吾豈敢之說以夏求子溜溜心播可也
徐行後長者之說以馬融如陸淳博如許敬
宗文如班固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
助道而孔而事竇而人也詠叔文為此吾儕之
不然而當明門之罪人也詠叔文為此吾儕之
以教我明門之罪人也詠叔文為此吾儕之

常熟縣丹陽公詞堂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弟丹陽
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

言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
東州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又言公之故宅
有橋名文學相傳至今圖經不言公之見而
在縣西北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
公為此縣之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
至于今千有六百餘年其鄉邑乃未有能表
公難而列得從臘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
其事而孫應時乃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
郎會稽孫應時乃慶元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
作為此堂以奉祠事始即其學宮講堂之東偏
率邑人學士大夫及其子弟莫爵釋菜以安
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惟三代之前
帝王之興率而在中土以故德行道藝之教其
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焉者深
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荒之
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以
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
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

吳郡卷四

文矣公生其間乃獨能悅周公仲尼之道而
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
之一體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
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
則無者雖若見誦于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
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
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
少以詩書禮樂為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
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師為之莞爾而笑則
其與之之意豈淺哉乃其取人則又以二
事之細而得減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默有
以相契者不以故近世論者意其為人之必
於聞道而不帶于形器豈所謂南方之學得
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巳然也耶矧今全吳通
為千載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于此又能
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武
城絃歌之意於孔明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
為之書至于孔明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

本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
 勉焉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
 如公者出而又有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
 恥而耆飲食之譏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
 之願也公之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
 朝大祥符改封丹陽公云五年六月甲申
 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朱喜記

汲古閣

毛氏
正本

十五